



支离人

卫斯理 著 珍藏版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 珍藏版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珍藏版

支离人

卫斯理 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支离人/卫斯理著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8.9

(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: 珍藏版. 第一辑)

ISBN 978-7-80678-871-4

I. 支... II. 卫... 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95934 号

本作品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授权出版发行
中国大陆地区中文简体字版, 未经许可, 不得翻印

图字: 09-2008-040 号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(珍藏版)

支离人

卫斯理 著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陈飞雪

装帧设计 袁银昌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3 字数 113,000

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678-871-4/I · 161

定价: 20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0512-52397878

· · · 几句话

写了四十多年小说，论者将拙作分为三个时期：早、中、晚。此次出版的一批，属于早期和中期的上半。三个时期的创作风格有相当程度的不同，所以风评不一。本人并无偏爱，但读友对早期的作品，颇有好评，大抵是由于在早、中期作品之中，主要人物精力充沛，活力无穷，所以使故事曲折多变，小说也就格外吸引人。此次重新出版这批作品，正好让大家来证明这一点。

四十余年来，新旧读友不绝，若因此而能有新读友，不亦快哉！



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六日

• • • 序言

《支离人》的故事，设想颇奇，和《隐形人》是幻想小说题材的大热门恰好相反，大抵从来也未曾有人做过同样的设想，在故事题材上，可以说是全新的。所以，自己对这个故事，十分喜欢。

这个故事的创作年代，也相当久远了，大抵是二十年之前的事，所以这次订正的地方也较多，删去了不少赘言，加添了一些使主要角色性格鲜明的描述。

这个故事另有一个特点，是写外星人（牛头大神）在地球上，一再受地球人欺骗的经过，先是受了埃及法老的骗，接着又有卫斯理的食言，十分有趣——外星人科学发达，地球人人心险诈，似乎旗鼓相当。

有科学家看了这个故事，说如果一双手支离活动，这双手不可能悬空飘来飘去，至多只能在地上用手指爬行，如果是头，只能在地上滚动，云云。这个意见，十分重要，因为它说明了科学是科学，有科学的观点，但科学幻想是科学幻想，有科学幻想的观点，科学幻想小说是科学幻想小说，有科学幻想小说的观点——这是最好的回答了。

卫斯理（倪匡）

· · · · 目录

· · · · 第一部	不属身体的手和脚 · · · · 1
· · · · 第二部	探访怪住客 · · · · 19
· · · · 第三部	用笨办法来窥伺 · · · · 37
· · · · 第四部	零碎的木乃伊 · · · · 53
· · · · 第五部	偷石棺的一双手 · · · · 69
· · · · 第六部	神秘木乃伊的来龙去脉 · · · · 85
· · · · 第七部	捉住了一只死手 · · · · 103
· · · · 第八部	可怕的意外 · · · · 119
· · · · 第九部	大使馆中亡命 · · · · 137
· · · · 第十部	支离人之死 · · · · 157
· · · · 第十一部	邓石的日记 · · · · 177
· · · · 第十二部	怪异能力的来源 · · · · 201
· · · · 第十三部	大祭师的墓 · · · · 215
· · · · 第十四部	两千年死人的复活 · · · · 231
· · · · 第十五部	像蚂蚁的地球人 · · · · 245
· · · · 第十六部	绝处逢生 · · · · 259



不属身体的手和脚

第一部





第一次寒潮袭到的时候，最使人感到瑟缩，在刺骨的西北风吹袭下，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减到最少，午夜之后，几乎已看不到行人了。

成立青站在一扇玻璃门之前，向下面的马路望着，自门缝中吹进来的冷风，令他的身子，不由自主地微微发抖。

他住在一幢新落成的大厦的二十四楼，他住的那个单元，有一个相当大的平台，如今他前面的那扇玻璃门，就是通到那平台去的。成立青将那平台布置得很舒适，但这时他却没有勇气推开门到平台上去踱步（这本来是他就睡前的习惯），因为外面实在太冷了，所以他只好站在窗前看着。从二十四楼望下去，偶尔在冷清的马路上掠过的汽车，就像是被冻得不住发抖的甲虫一样。

成立青站了约莫五分钟左右，正当他准备转过身去的时候，突然之间，他看到了一双手。

那是一双手，可是这双手所在的位置却十分奇怪。成立青可以看到的只是十只手指和一半的手背。因为那一双手，正按在围住平台四周的石沿上，看来，像是有一人，正吊在平台的外面。

成立青陡地后退了一步，揉了揉眼睛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一定是眼花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个平台，高达二十四层，什么人会在那么冷的天气，只凭双手之力，吊在平台的外面？

在他揉眼睛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，那可能是一个贼——一个糊涂之极的笨贼：哪一层楼不好偷？偏偏要来偷二十四楼？若是一个吊不住，从二十四楼跌了下去……啊啊，那是一个大

惨剧了。

成立青再定睛看了看，这一次，他的确看清楚了，那是一双手，而且还在向左缓缓地移动。他伸手握住了门把，顶着劲风，向外推去，寒风扑面而来，刹那之间，刺激得他的双眼，流出了泪水，什么也看不到了。

然而那只是极短的时间，至多不过两秒钟吧，成立青已大踏步地向前走去，同时，几乎已要开口，叫那攀住了平台石沿的人，不要紧张，因为一紧张的话，他可能因此跌了下去。

然而，当他张开口想出声的时候，他呆住了。

那双手不见了。

他离平台的石沿，只不过几步，他看得十分清楚，绝没有什么手攀在石沿上。

那人已跌下去了！

成立青等着那个惨叫声。可是，足足等了三分钟，寂静的午夜并没有被惨叫声划破。

成立青觉得自己的颈部有点僵硬，他肯定自己是不会看错的，但如今，这双手呢？已经移开了么？他四面看看，什么也没有。

他几乎是逃进屋子的，将门关上，拉上了窗帘，又回到了他的工作桌旁。

但是他对自己工作桌上的那些图样，却视而不见，老是在想着那双手。

而且，他三次拉开窗帘，去看外面的平台，但是始终没有再看到什么。



他迟睡了一个小时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：的确是自己眼花了。这一晚，他当然睡得不很好，他一生中，第一次对独睡感到害怕，将毯子裹得十分紧。

第二天晚上，天气更冷，西北风也更紧。一到了午夜时分，成立青便突然莫名其妙地紧张了起来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紧张。他突然放下了工作，立即，他听到了那“啪啪”声。

那种“啪啪啪”的声音，来自他的身后。

成立青连忙转过身去，在刹那之间，他感到自己的身子，像是在零下十度的冷藏库中一样。并不是他看到了什么可怖的东西在发出那种“啪啪”声。他没有看到什么，那声音是来自窗外的，听来简直就是有人用手指在敲着玻璃。

但是想一想，他住在二十四楼，他房间的玻璃窗，离地至少有二百四十尺！

若说有什么人在离地那么高的窗口，在他的窗上发出什么声音来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那一定是一只硬壳甲虫，在撞碰着他的窗子。

成立青感到刹那间，气温仿佛低了很多，他站了起来，身子不住地在微微发抖，他猛地拉开了窗帘，窗外一片漆黑，他并没有看到什么。

成立青绝不是一个神经过敏的人，相反的，他是一个头脑十分缜密的工程师。这时候，他看到了窗外没有什么东西，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，回到了工作桌的旁边。

当他坐在桌边，又要开始工作的时候，身后又响起了那种“啪啪”声来。

成立青又不耐烦地回过头去，他刚才走近窗口，拉开窗帘，看到窗外并没有什么之后，并没有再将窗帘拉上。所以，他这时转过头去，便立即可以看到窗外的情形了。

他看到了一只手。

那手出现在最后一块玻璃之下，中指正在敲着玻璃，发出“啪啪”声。

那是千真万确的一只手，而且手指的动作也很灵活。

成立青整个人完全僵住了，他不知该怎样才好，他双眼定定地望在那只手上，他张大了口，但是又出不了声，在那一霎间，他所感受的那种恐怖，实在难以形容。

转眼之间，那只手不见了。

那只手是如何消失的——是向下滑了下去，还是向后退了开去，成立青已没有什么印象了，他也无法知道那手是属于什么样的人的——因为那手出现在最下方一块玻璃外，他无法看到手腕以下的部分。

有什么人会在那么寒冷的天气中，爬上二百四十尺的高楼，用手指在玻璃窗上敲着，来“开玩笑”？

成立青立即想到了鬼！

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平时要他承认有鬼，那是绝不可能的事，但是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下，他却想到了鬼。

他勉力使自己镇定下来，然后，冲出了屋子。

他不够胆量走到窗子前去看一个究竟，当然，这一晚，他不是睡在自己屋中的，他住在酒店之中，心神恍惚地过了一个晚上。



白天，他将这两晚所发生的事，告诉了他的一个手下，那是一个年轻人，叫郭明。郭明听了之后，哈哈大笑，自告奋勇，愿意陪成立青一晚。

成立青接受了这番好意，所以第三天晚上，成立青和郭明是一起在那层楼中的。郭明像是大侦探一样，花了不少时间，察看着平台四周围的石栏，察看着出现怪手的窗口。

但是他并没有发现什么，他讥笑成立青，以为他是在疑神疑鬼。

很快地，将到午夜了。

那仍然是一个十分寒冷的夜晚，夜愈深，天也愈冷，郭明本来不赞成拉起窗帘，因为不拉窗帘的话，外面一有什么动静，便立时可以看到了。

但是自窗缝中吹进来的西北风终于使他放弃了这主张。

拉起了窗帘之后，房子里暖了不少，人的神经似乎也没有那么紧张了。

郭明啜着咖啡，打着呵欠，他正要下结论，表示一切全是成立青的神经过敏时，外面的平台上，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

那阵脚步声相当轻，但是在静寂的夜中，足可以使人听得到。

郭明和成立青两人，互望了一眼，一起转头，向通向平台的玻璃门看去。

郭明刚才还在讥笑成立青疑神疑鬼，但是如今他的脸色，看来却比成立青更白。他们看不到什么，因为玻璃门给接近地



面的长窗帘挡着，看不到平台上的情形，也看不到向平台走来的是什么人。

但是他们都毫无疑问地听到那脚步声，而且，他们也听得出，脚步声是在渐渐向玻璃门移近。

郭明和成立青两人，都坐着不动。

脚步声突然停止，他们两人都看到了一双脚，他们之所以能看到一双脚的缘故，是因为那一幅窗帘，最近洗过一次，缩短了，短了一些，所以，在地面和窗帘之间，有一点空隙，空隙使人可以看到贴近玻璃门而立的一双脚。那双脚上穿的是名贵的软皮睡鞋，一双鲜黄色的羊毛袜子。

一个小偷，是绝不会穿着这样的鞋袜来行事的。

那么，这时站在玻璃门外，和他们之间只隔着一扇玻璃和一幅窗帘的，又是什么人呢？

成立青低声道：“不，不！”他以手托着额角，面上现出十分痛苦的神情来。

郭明像是被成立青这种痛苦的神情所刺激了，他是来保护成立青的，他怎可以这样子坐着不动？他陡地生出了勇气，一跃而起，冲过去伸手去拉窗帘。

他太用力了，将窗帘整个地拉了下来。

可是，玻璃门外，并没有人。

郭明呆了一呆，突然之间，他张大了口，不断地发出可怕的尖叫声来！

他们两人看到了那双脚——那只是一双脚，这双脚不属于任何人，一双穿着黄色羊毛袜和软皮睡鞋的脚，正在向外奔



去，越过了石栏，消失了。

郭明不知道自己叫了多久，等到他停下来的时候，只觉得自己的身子，抖得比什么都厉害，他一步步地向后退来，抓住了成立青的手臂，嘴唇哆嗦着：“成……先生……成先生。”

成立青比郭明也好不了多少，但他毕竟是中年人了，他比郭明镇定些，但也过了好一会，他才道：“到……你的家中去过一晚吧。”

第三晚，他们两人是在郭明家中过的。

第四晚，他们两人，来到了我的家中。

他们两人之所以会来到我的家中，是因为郭明的一个父执，和我是朋友，郭明知道我对一切怪诞不可思议的事有兴趣，所以他才和成立青两人一起来的。他和成立青两人，花了一小时的时间，将三个晚上连续发生的事，讲了一遍。

他们要我在今天晚上到成立青居住的地方去。

我不准备答应他们——我不是一个对“鬼”没有兴趣的人，一双不属于任何身体，而能奔走的脚，更使我感到有意思，而且，还有那双手哩。

但是我和白素结婚不久，与其去看鬼，我宁愿面对娇妻。

我在想，用什么话，才能将这个特殊的邀请推掉呢？

白素就坐在我的身边，成立青和郭明两人，则神色紧张地坐在我们的对面。

我笑了一下：“两位所说的话，我的确感到十分有兴趣。但是，两位应该知道，鬼这样东西，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存在，而是一种感觉……”

我企图说服他们，他们事实上并没有看到什么，而只不过是感到自己看到了一些东西而已。但是我的话还未曾讲完，郭明已迫不及待地道：“我们的确是看到那双脚的，真的看到，你别以为我们是眼花。”

我摊了摊手：“我并不是说你们眼花了，你们可能是期待着看到什么，所以，神经便产生了一种幻觉，这才使你们以为有一双脚在行走。”

一直没有出声的成立青，直到此际，才表示不同意道：“卫先生，照你的说法，我们两人在第三晚看到的，仍应该是手，而不是脚。因为前两晚我看到的是手，郭明受了我的影响，他‘期待’的，也应该是手，对不对？”

我反倒给他们两人驳得讲不出话来了，只得转头向白素望了一眼，带着歉意。

我的意思是：我不得不去了，看来我们至少要分开一个晚上。

白素却笑了一下：“我和你一起去。”

人是十分奇怪的，一些最简单的事情，有时竟会想不起来。我大费周章地拒绝着成立青和郭明两人的邀请，却未曾想到，我可以根本不和白素分开，我们是可以一起去的。

事情就那么决定了！

半小时后，我和白素、成立青、郭明三人，到了那幢大厦的门前。那幢大厦的气派十分宏伟，高二十四层，由于新落成，并没有住满人，而且，由于它处在近郊的缘故，所以到了门口，便给人一种冷清的感觉。



我们一起进入了电梯，电梯向上升去，一直到了二十四楼，才停了下来。

二十四楼是最高的一层，大厦的设计是愈往上面积愈小，二十四楼只有一个居住单元，就是成立青的住所。

而二十四楼再上一层，就是天台了，通往天台的门锁着，寒风仍然自隙缝中卷下来，令电梯的穿堂十分凄清。

成立青是一个十分喜欢清静的人，他的确拣了一个十分清静的居住环境。

我在成立青开门的时候，走上了通向天台的楼梯，向通往天台的门口张望了一下。

通往天台的木门外有一道铁闸，要偷进天台去，倒也不是容易的事情。等我回到门口之际，成立青已开了门，在延客入室了。

那个居住单元布置得十分清雅，成立青是一个独身主义者，整个居住单元，只有他一个人住，有一间卧室，一间工作室和一个厅。我一进屋，就打开了玻璃门，走到那个面积十分大的平台上。

我一直来到了石沿之旁，向下望去，下面的行人小得几乎看不到。若说有什么人，能双手攀在石沿上，那真不可想像。

我退到屋中，关好玻璃门，白素提议我们玩桥牌来消磨时间，我们都同意了。但是我和白素两人，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成立青和郭明的心神不定。

午夜了，成立青放下了纸牌：“我们别再玩了，好不好？”

我笑了一下：“成先生，你看，一到时候，你便开始期